

“不许碰我，我们离婚了！”
“我从来没签过字。”
这……这教她如何接招？

别那么傲娇

阿七木

A Qimu works

Bie Name
Ao jiao



「一开始是我算计你，
可到最后，
能全身而退的是你，
丢了心的却是我自己。」

恋爱有目的，

结婚被算计，

婚后没自由！

林航表示，她这只被顾云琛捏在手里的



小蚂蚁要造反！

他却厚颜无耻地逼她与他相亲相爱，

三番五次抱着她说：

“老婆大人，别闹了！”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别那么 傲娇



阿七木
A. Qimu
works

Bie name
Ao jiao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那么傲娇 / 阿七木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46-0513-4

I. ①别… II. ①阿…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2424 号

策 划: 张 靓

责任编辑: 徐小良

见习编辑: 顾 熙

封面设计: 罗 萍

书 名: 别那么傲娇

著 者: 阿七木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Http: //www.guwuxuancbs.com

电话: 0512-65233679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传真: 0512-65220750

出 版 人: 钱经纬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513-4

定 价: 2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731-82231358

目 录

- 
- * *Chapter 01*
你又不爱我，别对我做这种事 001
- * *Chapter 02*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是背叛 015
- * *Chapter 03*
在爱情中，谁先爱上，谁就输了 030
- * *Chapter 04*
以朋友的身份陪伴对方一辈子 045
- * *Chapter 05*
这段婚姻太糟糕了，我不要了 061
- * *Chapter 06*
那些阴暗的、不快的，她不需要知道 075
- * *Chapter 07*
他放不下过去，那么，她只好放下他 089
- * *Chapter 08*
他瞒不下去了，也不想瞒下去 102
- * *Chapter 09*
等到你真的不再爱我，就签上字，我们离婚 115
- * *Chapter 10*
就算我喜欢他，也和你没关系 131
- * *Chapter 11*
爱情，怎么会让人变得如此不堪 144

目 录



✿ Chapter 12	他这样细心，简直是犯规	161
✿ Chapter 13	他介意的是她和别人走得太近	175
✿ Chapter 14	最大的情敌永远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189
✿ Chapter 15	女人的眼泪可真有力，她一流泪，他就无条件投降	204
✿ Chapter 16	等你答应我，我们再举行一次婚礼	218
✿ Chapter 17	她是掏心掏肺地对他好的	234
✿ Chapter 18	从今以后，她要保护他，教导他，看他成长	249
✿ Chapter 19	带个新人，都能碰见老公暗恋者的暗恋者	264
✿ Chapter 20	他是她的夫，会给她依靠，让她安心	279
✿ 番外	第二次婚礼	293
✿ 番外	生日礼物	307



你又不爱我，别对我做这种事

林航处理好伤口，走出急诊大厅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她无奈地望着被裹成肉粽一样的手腕，气得想骂人，可张了张嘴，扯到了脸上的肌肉，疼得她倒吸一口凉气。

唉，怨天怨地，都怨她做事冲动，下午采访时见义勇为，非但没能帮忙逮到行凶作恶的小偷，反而被对方一脚绊倒，伤了手还破了相。

做记者做到她这个份儿上，实在是丢人。

四月底的晚上还有点冷，微风吹来，林航打了个寒战，忙拉好衣领，埋头往停车场走去，她的电动车还停在那里。现在她只剩下一只手能用，待会儿骑车的时候只能慢慢来。可她还没走两步，前头就突然多出了一个人，她一时“刹车”不及，猛地撞进了那人的怀里。

浓重的男性气息扑面而来，让林航的心跳猛地漏掉一拍，她直觉要往后退，却被对方先一步揽住了腰，轻轻松松地拦住了她的动作。

林航愤愤地抬头向来人瞪去。医院门外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使得她轻易就看清对方那张冰冷而阴沉的脸。三十出头的男人最有魅力，他又有着叶家人的直鼻梁，眉高目深，下颚线条刚毅，再加上他高大的体格，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就像是一座无情而冷漠的石雕。

两个月没见，他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松开！”林航丝毫不被对方的脸蛋打动，扭身想要挣脱对方的桎梏，“顾云琛，你放开我！”

顾云琛眉头轻皱，只一用力就将她拉进怀里。林航猝不及防，额头撞上了他那硬邦邦的胸口，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

今天真是走背运，回家一定要烧炷香，好好拜一拜。林航正在咬牙暗想，头顶忽地响起一道幽冷而低沉的声音：“出了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的脑袋被他按着，动弹不得，只能对着他的胸口说话，声音听起来闷闷的：“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给你添麻烦。”

顾云琛顿了顿，声音更加凛冽：“你闹够了没有？”

“我没有闹！”

顾云琛眼眸微眯，抬起林航的下巴。视线中她那张白净的小脸上满是气愤，如墨的眼珠流光溢彩，由于摔了一跤而蹭破了皮的脸颊涂了红药水，显得更加触目惊心。看到这一幕，顾云琛眉间的褶皱更深了，还几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他冰凉的指腹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伤口，成功引发出她的吸气声后，冷眼与她对视：“你也知道疼？抓贼之前怎么不想想后果？”

林航本想问他是怎么知道她抓贼的，但转念一想，这人能来这儿，一定是得到了消息。至于告密人，八成是她报社的朋友。

她没好气地别开脸：“我那是见义勇为，我光荣，我骄傲！我的气节是你这种人能懂的吗？松开我，我要回家了。”

平日里她都是乖巧可爱的，只有被惹怒了才会这般伶牙俐齿。顾云琛微微弯腰凑近她，带来的巨大压迫感让林航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只见她梗着脖子说：“你……你干吗？想揍我了？小心我告你家暴！”

她气势汹汹地说完，顾云琛倒是笑了，阴沉的五官舒展开来，仿佛阴沉的天空被拨开云雾，露出了一丝阳光：“家暴？我们不是离婚了吗，哪里来的家暴？”

“……”

和他吵架，她从来没有赢过。

林航斗不过他，干脆转身要逃，顾云琛又拽住她的手，还顺势抢过她的背包。

“你干吗？！”林航愤怒道。顾云琛淡淡地瞥了她一眼，然后从她的背包里翻出电动车的钥匙，随手抛向一旁。

林航大惊失色，正要惊呼，就看见顾云琛的司机阿遇快步上前，在半空中一把接住了钥匙。她刚刚只顾着和顾云琛对峙，都没注意到阿遇一直在边上看戏。

阿遇对面露尴尬的林航微微一笑：“我这就把您的车骑回家。”说着，又将汽车钥匙递给顾云琛，然后快步离开。

夜越来越深，门诊部也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偶尔路过，寒风乍起，吹乱了林

航的短发。她气闷地站在原地，顾云琛一手拎着她的单肩包，一手揽住她的肩，强行将她塞进了车里。

一路无话，安静的车厢里，林航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她固执地望着窗外，街景飞快后退，远处的霓虹灯闪烁着点点光芒，如火舌一般蔓延开去，照亮了这座沉睡的城市。

顾云琛平稳地将车开到林航租住的小公寓楼下。几个月前，她丢给他一份离婚协议书后，二话不说就租好房子搬了出来，暂住在这个离报社不远也不近的地方。

他们离婚的消息家里人还不知道，林航不敢告诉远在临城的父母，他们可是非常满意顾云琛这个有能力又孝顺的女婿的，要是知道她擅自离了婚，非扒了她的皮不可。

停好车，顾云琛帮林航打开车门，想揽着她上楼，她却躲开他的手：“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顾云琛充耳不闻，自顾自地从她的背包里翻出家门钥匙，阔步走向楼道口，气得林航只能对准他的背影踹了一脚。

阿遇已经等在了楼下，见他们回来，上前将电动车钥匙交还给林航，然后对顾云琛说：“顾先生，那我先回去了。”

“嗯。”顾云琛点点头，“明早八点来接我们。”

“好的。”

目送阿遇驱车离开后，林航才回过神来，忙追在顾云琛后面上了楼：“为什么是我们？我不要你们来接，我能自己坐公交，坐地铁。”

她住在三楼，老式公寓的楼道光线阴暗，林航没留神脚下，踩空了一级台阶，险些就要往后倒去，还好顾云琛眼疾手快拉住了她。

昏暗的橘色灯光只照亮了一小片空间，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在楼道的灯光下半明半暗，面上并无表情，眼底却陡然蹿起让人胆战心惊的火光。林航顿时危机感倍增，双手警觉地抵住他的胸口。他似笑非笑地扫了她一眼，扶正她的脑袋，便吻了上来。

那来自男人唇瓣的热度令人心悸。他将她压在墙上，声控灯很快暗了下来。林航左手用不上力，右手又被他握在掌心，只能乖乖伏在他胸前。闻到由他散

发出来的令人眩晕的味道，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热，胸口却钝钝地疼。

顾云琛意犹未尽地撇开唇，在黑暗中与林航沉默地对视了许久。看着他带了些笑意的眼睛，她的眼圈发烫，一把推开他：“别碰我！”

他突然沉下脸：“林航，别胡闹。”

“我是胡闹吗？你又不爱我，干吗还对我做这种事？我烦透你了！说了多少次，我们离婚了，你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亮起，他终于看清了她那张因愤怒和难过而涨红的脸，她的眼底覆着一层水汽，显得既委屈又可怜。她比他小六岁，是被父母捧在掌心里长大的，个性开朗，从不轻易掉眼泪，结婚一年来也都快快乐乐的，就是前几个月闹离婚时，才见她哭了几次。

顾云琛心头一软，握住她的手将她拉上楼，然后打开防盗门，摸开电灯的开关，抱着她坐上沙发。

这间屋子面积不大，但看得出是她用心布置了的，不论是棉质桌垫还是藤编水果篮，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反观家里那栋复式楼，大是大，却因为少了她而变得空旷冷清。

他亲了亲她的伤口：“乖，别哭了。”

林航坐得离他远了一点：“我没哭！别碰我！”

她的脾气本来是挺好的，但一遇见他，就总是气得想摔东西。他怎么能那样游刃有余，好像什么事都尽在掌握中，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就像是他手掌中的一只蚂蚁，他想要她怎样，她就不得不顺从。

离婚的事她从来都不是胡闹。几个月前，她不小心听见顾云琛和沈特助的聊天后，才知道当初他娶她不过是为了让叶锦不痛快，根本就不是因为爱。身为叶家的私生子，顾云琛和母亲一起生活，直到他十五岁母亲因病逝世后，他才被叶父带回叶家。他坚持随母姓，少年时代在家中遭尽白眼。他最看不惯的人，是叶家最受宠的小儿子叶锦。

林航是叶锦最好的朋友，对叶锦来说，她是特别的。顾云琛能够得到她，恐怕比抢走属于叶锦的那一份家产还要让叶锦难过。

林航越想越生气，伸手就去推想要抱住她的顾云琛：“你浑蛋！装模作样地来追我，我还真让你追上了，是我瞎了眼！我听你的话和阿锦保持距离，连

他生病了我都没有去照顾。你满意了?!”

她傻乎乎地放弃了友情，害得叶锦情感受伤，独自跑去国外管理公司业务，已经一年没有回来了。

“你嫉妒他，有本事就正大光明地来啊，背地里来阴的，算什么好汉！既葬送了我的幸福，又让阿锦伤心。”眼泪一滴滴砸了下来，她快速用手背抹掉，泣不成声地说，“阿锦那么好，上一辈的事是他的错吗？他是无辜的，你怎么能这样算他？”

她心疼自己，更心疼叶锦，他们两个无辜的人，都被顾云琛的阴狠和自私伤害得体无完肤。

室内只有她低低的啜泣声，顾云琛眼眸幽暗，冷声说：“不许帮他说话。”

“我说的是实话！”林航才不怕他，自从得知了真相，她就再也不想顺着他的心意做事，“你觉得你做得对吗？这么多年来，阿锦有什么对不起你吗？他喊你大哥，他敬重你，你却……”

顾云琛听得面若冰霜，不等她说完，便用力捏着她的下巴，狠狠地堵住了她的嘴。咸涩的泪水在唇瓣绽放，他恨不得吸出她的魂魄。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拼命抵抗。她呜咽着说：“滚开，我们……我们离婚了！”

他脱去她的外套，灼热的气息散落在她的耳畔，激起一阵酥麻。

“谁说我们离婚了？”

“明明就……”

“我还没签字。”他定定地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永远也不会！”

顾云琛平时的目光沉静而慑人，略微柔软下来，便会给人一种深情款款的错觉，当初她就是无知地被这假象欺骗，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听到他的话，林航有那么一瞬间的失神，顾云琛抓住这一瞬间，扶住她的后脑勺，又倾身吻来。夜里气温低，他却热得像火。他知道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她抛开一切，跟着他的脚步走。她在他的撩拨下，脑中一片混沌。

他凝视着她受了伤的小脸，心头五味杂陈。就算是她闹离婚，搬家，他还是隔三岔五来找她，但这两个月他去了其他城市，他们还没分开过这么久。他今天刚回来，得知她受伤的消息，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堵她，见她只是受了轻伤，这才放下心来。

他承认，开始的时候是刻意地接近她，对她未曾投入过真心，可如今……他对她的牵挂，并不是假的。

因为林航受了伤，再加上她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之后顾云琛就没再闹她，抱着她去浴室草草冲洗之后，就揽着她躺到床上。

夜凉如水，窗帘随风摆动，偶尔传来一两声虫鸣，带来另一种寂静。林航想把他踹出门去，不让他抱，可他的手臂像钢筋似的，怎么推都推不开。她只好气呼呼地翻身，闭眼，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

顾云琛听着她绵长规律的呼吸声，收紧手臂，亲了亲她的后颈，小心地握住她受伤的左手。

在睡着前，他不禁想到了两年前叶锦的生日会，在郊外的别墅中他第一次见到她。

那一日阳光灿烂，花园中有馥郁芬芳的蔷薇，她站在花旁浇水，花影重重，衬得她肌肤白皙，整个人看起来分外娇俏可爱。叶锦走过去拧她的脸，她顺手把一桶水泼到叶锦的身上，两人孩子似的打闹，笑成了一团，而后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不请自来的他。

叶锦欣喜地给她介绍：“林航，这是我大哥，顾云琛。”

她显然听说过他，于是好奇地多看了他两眼，礼貌地点头问好。

那时正是毕业季，叶锦的生日派对邀请了不少大学同学，好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围着叶锦团团转，可不论叶锦怎样游走花丛，都不会忘了照应林航。

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看出了叶锦那还未醒悟的心思——他喜欢她，可是两个当事人都没有发觉。

第二天起床前，林航习惯性地蹭了蹭顾云琛的胸口，过了几秒后她才清醒过来，赶紧一下子坐直身体，懊悔得想撞墙，更想凶狠地甩他一巴掌。可是到最后，却失了力气。他一向浅眠，这段时间大概是太忙了，居然没被她吵醒，仍旧安静地沉睡着，清晨的微光让他的脸镶上一层金光，面部出现少有的柔和。

此刻林航的心中有百种滋味滑过，喘了一口气，才压下那些酸楚，然后起身轻手轻脚地去洗漱。她无疑是怨他的，毫不留情地说出离婚就是表现，可不能否认的是，她仍然爱他。

他是她的初恋，被他追求、和他结婚，都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当初在婚礼上，

听到他低沉有力的那一句“我愿意”，她幸福得像是踩在云朵上。可飞得越高就摔得越惨，她没想到他是这样狠心的人。

林航费力地单手换上衣服，又到卧室看了顾云琛一眼，胸口那团闷气始终没能消散。她忍不住拿来记号笔，恶作剧一般在他脸上画了一只乌龟，又拍了照，这才神清气爽地出门上班去了。

林航一想到顾云琛发现她的杰作会有怎样精彩的表情，就绷不住笑出声来，结果这就导致在坐公交车的那半个小时里，其他乘客都用怪异的眼神瞅着她。

林航来到报社，刚一坐定，对面的温言就点了点桌面，对她说：“你这脸伤得真够重的，这要多久才能痊愈啊？还有，手怎么样了？”

“还不敢动，一动就疼。”林航摸摸脸，而后反应过来，瞪过去，“还没问你呢，是你告诉他我出事的吗？”

“哎，我那不是担心你吗。正好他打电话来问我你怎么样了，我顺口就说了……”温言赔笑道，见林航一脸闷闷不乐，她赶紧凑过去，“还怄气呢？夫妻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你也别太任性了。”

他们都不知道实情，在大家眼里，顾云琛成熟稳重，但凡出了事，一定是她在闹脾气。

林航没心思反驳，哼了一声：“我们离婚了，早就不是夫妻了。”

温言无奈地说：“得了吧，那是你单方面的，人家可没说要离。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摊上这么好的一个老公还要离婚，是好日子过惯了，想找点刺激吧？”

“你懂什么？”林航沉着脸，“他就是一个浑蛋。我再申明一次，他是我前夫，不是我丈夫，你再帮他说话，我就和你绝交。”

温言顿了顿，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不一会儿，组长来开了早会，大家就各司其职，该干嘛干嘛。林航这段时间主动要求跑社会新闻，为的就是在高强度的忙碌工作中遗忘顾云琛带给她的创伤。

温言见她背着包往外走，不由得担忧道：“你这样能行吗？”

“放心，没事的。”她只是去火车站陪流浪儿童而已，伤了手腕，还不至于影响工作。

近年来城市流浪者增加，报社关注到这一现象，要求林航一对一地和流浪

儿童接触，写一篇报道出来。她锁定的目标是一个男孩子，才十一岁，因为营养不良，看起来格外瘦弱。在她的介入下，社会福利组织已经在帮这些流浪儿童联系福利院了，但在等待救助的这段时间里，他不得不流浪生活。

林航买了两个包子，来到天桥底下，见他坐在老地方看报纸，就小跑过去：“阿若，肚子饿不饿？来，吃早餐。”

孩子很瘦，皮肤蜡黄，衣服也脏兮兮的，但却热爱读书，又乖巧，又懂事。他听见声响，抬起头来，一见到林航就惊讶地瞪大眼睛：“姐姐，你怎么了？”

林航尴尬地挠头：“我昨天帮忙抓贼，结果受了伤。”

确定她没有出事，阿若松了一口气，圆溜溜的眼睛里满是对她的敬意：“你还敢抓贼啊？”

“有什么不敢的？”

“万一被他捅了呢？我也认识几个做小偷的朋友，他们怀里都有刀呢。”

林航的嘴角一抖：“阿若，你别乱交朋友。”

阿若啃完一个包子，认真地为他们辩护：“其实他们也是很好的，有时候我找不到吃的，他们还会给我买。”

这世上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坏人有好的一面，好人也有恶的一面。

林航突然就说不出来话，只得连忙低头打开牛奶：“喝牛奶吧。对了，再过几天就会有福利院的人来带你们走，到时候你们就能去念书了。”

阿若两眼放光：“真的吗？太好了，谢谢姐姐！”

林航心头一暖：“不用谢。”

之后的一整天，林航都陪着阿若，和他一起在周围捡空瓶子，累了就坐到公园休息。阿若还传授给她许多技巧，比如酷暑或是寒冬腊月时，就可以去地铁站或是火车站里头，只要尽量躲到不起眼的地方，就不会被保安发现，也不会被赶出去，运气好的话，还能捡到几块钱。

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却已经提前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晚上八点，他们回到天桥下的住处，林航给他买了一些吃的，又教他写了一些字，然后才挥手离开。

这几天她和阿若一起生活，心情一直很压抑。在没跑社会新闻之前，她是文字编辑，只要写写文章，推荐一些好书就行，很少关注到社会底层，并没有

放心思在阿若这类边缘人群身上。

和他们比起来，她那点破事根本就不值一提。

有了这个想法，她更坚定了要离婚的决心，一心想着抛开过去重新开始。

回到家，林航推开门，看见顾云琛顶着个花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在惊吓之余，又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一天了，那只乌龟怎么还在，他没有出去吗？

顾云琛凉凉地看向她：“这么晚才回来，去了哪里？打你手机为什么不接？”

林航咳了一声，敛去笑意，不耐道：“和你有关系吗？你有空管我，还不如回去签了离婚协议书。”

顾云琛闲适地躺在沙发里，冷冷地和她对视，哪怕脸上还有乌龟图案，他依然有一股迫人的气势。半晌，他指了指自己的脸，明知故问道：“你画的？”

“嗯。”

他冷声说：“为什么？”

林航白了他一眼：“还能为什么？讨厌你！你就是个乌龟王八蛋！”

说完，她扬着下巴走向厨房找东西吃。顾云琛跟在她的身后，将她扳过身来按在冰箱的门上，脸上怒气四溢：“你再说一遍！”

林航不甘示弱地瞪着他，但几秒之后，到底没忍住，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有那只乌龟在，再严肃的气氛都会被冲散。

“你干吗不洗了它？”

看到她笑，他的眼底也漾起丝丝缕缕的温情，他俯身在她的耳边轻声说：“谁画的，谁来洗。”

就算她再不乐意，顾云琛也有千百种方法逼她就范。左右权衡后，林航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找来卸妆油、洗甲水，费了半天力气才把那留了一天的记号笔痕迹洗掉。她故意大力擦洗，可他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看到那张脸被她擦得通红，简直比有乌龟的时候还要可笑。

林航绷着脸，忍着笑，推开他：“洗完了，你滚吧。”

顾云琛抬了抬眼皮：“今天太晚了，我住在这里。”

“你一个大男人，晚点走怎么了？赶紧走，别烦我。”

她就是纸老虎，看着有气势，水一浇就瘪了。顾云琛一把将她抱起，见她眼露慌乱，不由得好笑地亲上她的嘴唇：“乖，别闹了，我们不离婚，你明天和我回家去。”

他压低的嗓音那样温柔，轻而易举便拨动了她的心弦。她恍惚地想，他对她真的很好，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从来没让她看过脸色，也纵容着她的小脾气，在不知道真相以前，她每天都像是生活在蜜罐里一样。可一想到他只当她是打击叶锦的工具，她就没办法不伤心。

她收起尖锐，抬头和他对视，轻轻地问：“你爱我吗？”

顾云琛顿了顿，肯定地回答道：“我喜欢你。”

就算是刻意抢夺叶锦的心头肉，他也没必要和一个讨厌的女人结婚，甚至还准备和她过完下半生。他是乐于和她生活的，她年纪比他小了不少，看起来也大大咧咧的，但却异常懂事。他工作忙，时常要到处飞，她从不埋怨他不能抽空陪她，反而是他每次长途出差归来，她都会体贴地照顾他，声音软软地和他说最近的趣事，要多乖巧有多乖巧。

如果可能，他永远都不想让她知道真相。

林航失望地黯了眸光，挣开他的拥抱：“你不爱我。”

“……”

“我们离婚吧。”她忍住哭声，“我是说真的，离婚吧。”

“不行。”他的眉头紧皱，“离婚的事你想都不要想。还有，明天乖乖和我回家。”

她反感他的霸道：“我不回，就是要离婚。”

气氛再次凝滞起来，他冷着脸：“由不得你，明天就走。”

“我不要！”她愤愤不平，“你怎么能这样？我不要再和你在一起了！”

顾云琛抓住她乱挥的手臂，面容阴沉，脸色已经极其难看：“林航，不要胡闹。过两天叶锦就要回国了，你给我回家住！”

林航僵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哆嗦着苍白的嘴唇仰头望着他，滚烫的眼泪争先恐后地跌出眼眶：“你千方百计……要让我回家，就是……就是因为阿锦要回来了吗？”

顾云琛想擦去她的泪，却被她躲开。

他的手悬在半空中，隔着几厘米的薄薄空气，是她沾着泪水的脸颊。林航再一次开口：“你到现在还要利用我让阿锦不开心吗？”

“这只是一部分，林航，你……”

“你浑蛋！”她突然喊出声来，没头没脑地打他，甚至用上了扭伤的左手。打到最后，她的手痛到麻木，他还是纹丝不动，只是轻声说：“别打了，你的伤还没好。”

“这和你有关系吗？你关心吗？顾云琛，你浑蛋！你别想让我回去！阿锦是我朋友，我不会再听你的话和他保持距离了！”

他冷下脸，正要说话，却听她沙哑着声音说：“你走吧。”

好像浑身力气都被人抽尽一般，林航狼狈地用袖口擦掉眼泪，可不论怎么擦都擦不干净，她抽噎着进了卧室，反锁上门：“我讨厌你！”

顾云琛站在一片狼藉的客厅，疲惫地揉了揉额角，可头部的疼痛远比不上心口的痛。他舍不得她这样难过，却气她没头没脑地动手，更讨厌听见她说的那句“不会和阿锦保持距离”。

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叶锦对她的心思，因此也不理解他这样要求她，到底有怎样的用意。

父亲只有他和叶锦两个儿子，偌大的公司将来会均等地交给他们。他年龄渐长，能力卓尔不群，叶夫人也不再能轻易刁难他，但心底对他的怨恨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消散。同样，他对叶锦的妒忌和心中隐隐的自卑也永远无法除去。

他是私生子，是不道德的存在，他没办法不嫉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叶锦。

“林航，出来。”他敲了敲她的房门，“你的手又伤到了，我送你去医院。”

林航在门后抱住膝盖，心力交瘁得说不出一句话。她伤心极了，眼泪唰唰地落下来，翻来覆去地在心里骂他，半晌后，竟蜷缩在地板上睡了过去。陷入沉睡前，她还能听见顾云琛忽近忽远的声音。

林航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浑身酸痛，整个人像被车碾过一般，好不容易才伸直了腿，扶着墙缓缓地站起身。她头昏脑涨地出了卧室，抬眼只见客厅里空无一人，心中又是一阵失落。随后，她慢吞吞地来到浴室洗漱，当看到镜子里自己那张女鬼似的脸，低咒了一声“丑死了”。

胡乱洗了澡，林航穿上衣服，直接往阿若那里赶。出住宅区时，她和买早

餐回来的顾云琛擦肩而过，不等他反应过来，她就跳上了路边停靠的电力三轮车：“师傅快开车，那人是变态。”

憨厚的老师傅回头瞪了顾云琛一眼，转动车把，疾驰而去。

林航从后视镜里看见顾云琛那张黑云压顶的臭脸，解气地哼了一声。

林航上午和阿若穿街过巷，下午则拽着阿若陪她到医院去换药。因为手又一次被扭到，医生建议她去推拿，做了推拿之后，手腕针扎般的刺痛才有所缓解。到了晚上，她料定顾云琛还在她的公寓里候着她，干脆就没回去，在火车站附近定了一间旅店住了下来。

一连两天都是如此，她和阿若行踪不定，连温言都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顾云琛拿她没办法，公司里又还有事要处理，他只能让阿遇继续调查。

第三天正好是周六，林航和阿若吃了午餐，忽然想起来，这天是叶锦回来的日子。一年没见，她对他是既思念，又愧疚。前段时间她和他视频聊天，见他就算在意大利那种热情的国度里也没有喜上眉梢，反而瘦了一些，当即就忍不住一阵鼻酸。

叶锦从来都是朋友圈中最耀眼的一个，长相出众、家世好、个性好，除了有些花心，几乎是能打一百分的优质青年，可她却伤了他。

自从和顾云琛交往之后，她就取消了两入之间延续了多年的传统——每周吃一次饭，以及不论多晚，如若对方想要倾诉，就要听对方说到手机没电。他们的相处是融洽的，彼此都当对方是不可多得的友人，她却因为顾云琛而和他渐渐疏远了，还为了陪顾云琛，没有去他特意为她办的生日会。

那天晚上下大雨，叶锦淋了雨，心情又抑郁，第二天就发了高烧，最后竟然转成肺炎。而她还是在几天之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了，才从叶家二老那里得知消息。

她懊悔不已，他却不怪她，反而微笑着说：“你有了男朋友，的确该和我保持距离。祝你和我大哥幸福。”

婚礼时，他站在顾云琛的身后，一路默默地凝视着她。

当天晚上，她和顾云琛去海岛度蜜月，他也坐上飞机，前往了意大利。

往事一幕幕闪现，林航自责地垮下脸，对阿若说：“我要去接一个朋友，明天再来陪你。”